白高乾祐癸丑二十四年十月八日，西正经略使……^①

从文中可以看出，发起这次施经活动的是西夏的几个大臣，为首的名叫“霭翁”，克恰诺夫音译作 Цон Лду，其中对第二个字的判读有误。事实上“翁”字在《番汉合时掌中珠》里先后六见，分别用来音译汉语的“兽”、“手”、“受”和“寿”，^②应当读若 sjiw，^③由此我确信这里的“霭翁”是汉语“宗寿”的译音，指的是西夏仁宗和桓宗两朝的大臣贺宗寿。贺宗寿其人不见史书记载，此前我们只知道他在桓宗朝担任“中书相”的要职，因长期患病而皈依佛教，曾在夏天庆七年（1200）命智广、慧真、金刚幢三位高僧辑录译定诸经的神验密咒，编成了那本流传后世的《密咒圆因往生集》，并在序言里自述：

宗寿夙累所钟，久缠疾疔，汤砭之暇，觉雄是依。爰用祈叩真慈，忤摩既往，虔资万善，整涤襟灵。谨录诸经神验密咒，以为一集，遂命题曰“密咒圆因往生”焉。然欲事广传通，利兼幽显，故命西域之高僧、东夏之真侣，校详三复，华梵两书，雕印流通，永规不朽云尔。时大夏天庆七年岁次庚申孟秋望日，中书相贺宗寿谨序。^④

贺宗寿很可能在编完《密咒圆因往生集》之后不久就因病谢世了。为了怀念他，他的儿子呱呱举办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法会，会上散施了《父母恩重经》，并用汉文写下了一篇发愿文附在后面，文中称他父亲为“亡考中书相公”：

伏以《父母恩重经》者，难陀大圣，问一生长养之恩；妙觉世尊，开十种幼劳之德。行之则人天敬仰，证之则果位独尊，诚谓法藏真詮，教门秘典。仗此难思之力，冀酬罔极之慈。男儿呱呱等，遂以亡考中书相公累七至终，敬请禅师、提点、副判、承旨、座主、山林戒德、出在家僧众等七千余员，烧结灭恶趣坛各十座，开阐番汉大藏经各一遍，西番大藏经五遍，作《法华》《仁王》《孔雀》《观音》《金刚》《行愿》经、乾陀般若等会各一遍，修设水陆道场三昼夜及作无遮大会一遍，圣容佛上金三遍，放神幡、伸净供、演忏法，救放生羊一千口。仍命工……^⑤

可惜这篇发愿文的尾部亡佚，否则我们当可据以推知贺宗寿谢世的确切时间。

发愿文的尾款有“西正经略使”（霭翁翯菴翯）五个字，克恰诺夫认为是贺宗寿（Цон Лду）在当时的官职。我在中原史书里没有找到“西经略使”这个词，只见到《金史》卷六一《交聘表中》里提到西夏有相近的“东经略使”，^⑥而具体执掌则不清楚。参照北宋的职官制度，我们或许可以想定“西经略使”是西夏西部边境地区的军事首长。^⑦不过无论如何，这个官职肯定低于当时几乎位极人臣的“中书相”，^⑧这就是说，作为仁孝朝旧臣的贺宗寿在桓宗朝又得到了升迁。

这场法会的举行地点是“护国宝塔之下”（隳叟黠媻鞞鞞），克恰诺夫估计这里就是著名的凉州护国寺感通塔。考虑到发愿人贺宗寿在当时的官职是“西正经略使”，而护国寺感通塔的所在地凉州

① 由于下面的文字亡佚，所以我还不敢贸然翻译“霭翁翯菴翯”三个西夏字，现在还看不出来这是个人名还是别的什么。

② 黄振华、聂鸿音、史金波整理《番汉合时掌中珠》，银川：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，第193页。

③ 李范文《夏汉字典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，第235页。

④ 高楠顺次郎、渡边海旭等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46册，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年，第1007页。

⑤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，第3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，第49页。

⑥ 《金史》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，第1437页。

⑦ 我至今不能圆满解释“西正经略使”里的“正”字，尽管从字面上看来这有可能是在强调它不同于“副经略使”或者临时代理的“权经略使”。

⑧ 由辽代职官制度推测，“中书相”应该是兼任中书侍郎的丞相（同平章事）。从《宋史·夏国传下》可知，西夏中书相至少还有崇宗朝的王仁宗，他曾以《灵芝歌》与崇宗唱和。参看《宋史》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，第14007页。

（今甘肃武威）又恰在西夏都城中兴府以西，那么他的这一想法当然并非毫无道理，但从我们见到的西夏资料看，人们似乎只称凉州护国寺塔为“感通塔”，^①而并不称之为“护国宝塔”（隋 翦 黠 猓 鞞），由此想来，克恰诺夫的这个猜测还有待于发掘新的资料来进一步验证。

发愿文的写作时间署乾祐癸丑二十四年十月八日，从文中我们还可以知道，这正是“先圣三七之日”，也就是仁宗仁孝去世后第 15 天到第 21 天的祭祀活动期间。《宋史》卷四八六《夏国传下》记载：

绍熙四年九月二十日，仁孝殂，年七十。

宋绍熙四年（夏乾祐二十四）九月二十日相当于公历 1193 年 10 月 16 日，而发愿文写成的乾祐二十四年十月八日相当于公历 1193 年 11 月 3 日，^②距离仁宗“三七”祭祀活动的结束（11 月 5 日）还有两天。大约就是在此期间，贺宗寿率领大臣们组织了七日七夜的法事，做了众多功德，包括刊印散施了这部《拔济苦难陀罗尼经》。

（作者通讯地址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）

① 罗福成《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》，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》第 4 卷第 3 号，1930 年，第 158 页。

② 克恰诺夫折算为 1193 年 11 月 4 日，比实际日期晚了一天。